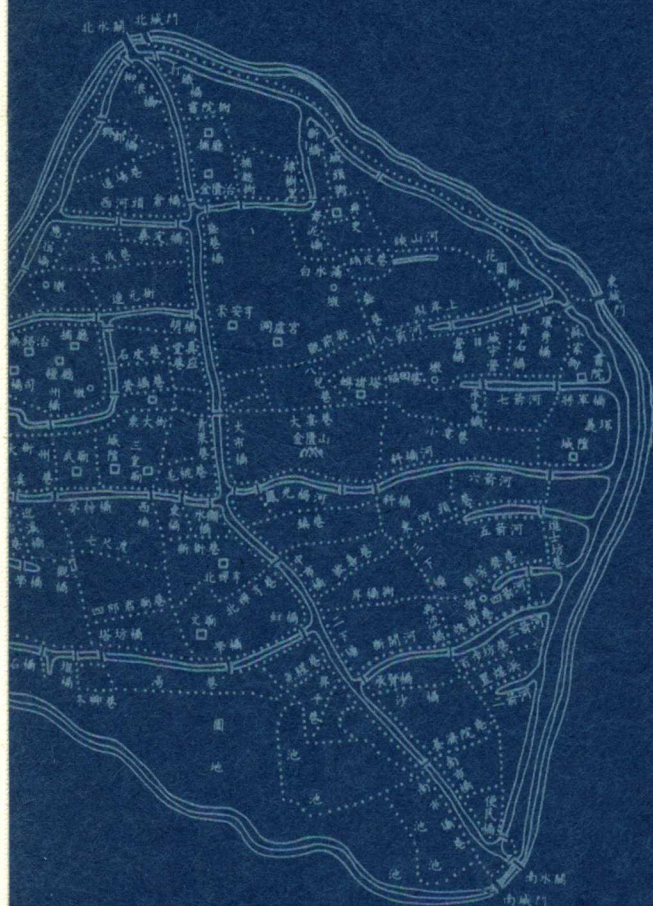


发现无锡

①

严克勤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发现无锡

①

严克勤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无锡/ 严克勤 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10

ISBN 978-7-5426-3350-7

I. 发… II. 严… III. 无锡市—概况 IV. 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175 号

书名 发现无锡 (上、下)

主 编 严克勤

责任编辑 冯 征

装帧设计 王 俊

责任校对 吴 炯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30.25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26-3350-7/G·1046

定 价 75.00 元(全二册)

序

《发现无锡》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此书的结集渊源一晃已有五个年头了。2006年10月,《无锡历史文化的源、脉、品》出版后在锡城引起了一股对本地文化遗存的寻踪和思考之风。《无锡新周刊》的编辑、记者们常在我身边嘀咕,希望我能再编一本结集。说来也巧,那时,我正在读郑逸梅老先生所著的《文苑花絮》,其中倒数第三篇为“梁溪胜迹忆当年”。仅仅八百多字的行文,把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无锡所见到的梁溪胜迹和名人掌故写得生动有趣。其中有两段文字我印象最深:

“梦华雇一小舟,伴我们容与中流,安抵鼋头渚。循坡上陟,山半筑有长生未央馆,馆有楼,榜着飞云阁三字,最高处别有陶朱阁,供范蠡像,像是诸健秋所手绘的。阁前有南通状元张季直所题一联:‘孕越包吴,管领五湖风月;流丹飞瀑,照临万顷烟波。’那儿有广福寺,有退庐,都足耐人流连。我们又下舟向管社山的虞姬峡进发。峡有项王庙,龛中一偶像,冕旒垂垂,蔼然白面,绝无拔山扛鼎的气概。庙门前有一联,那是南社词人汪兰皋所撰,称一时名作:‘到此疑仙,蓬壶瀛洲方丈;不知有汉,美人名马英雄。’原来附近有三山,联句是有依据的。”

“此行又会见了老画师吴观岱,他白发飘然,健笔如昔。我们观赏了他近作册页二部,一仿八大山人法,写东坡诗意,一临沈石田本,为《碧山吟社图》,都天趣逸宕,不同凡响。又访画师胡汀鹭。他很落托,几案间堆满了画卷书册,榻上也累累赘赘地堆着东西,我们问他:‘您睡在哪里?’他说:‘晚上把榻上的东西搬掉,起身后,再堆榻上,天天如此,惯了不当一回事。’我们都听得笑了。这个印象,迄今犹在眼前。”

郑逸梅老先生60多年前记载的无锡景物与人事迄今还有多少无锡人了解,不得而知。我想,知道“广福寺”未必晓得“项王庙”;晓得徐悲鸿、钱松岩、吴冠中,不见得认识吴观岱、诸健秋、胡汀鹭,更不会知道一代名师胡汀鹭生活会如此窘迫,而又如此豁达。

我觉得确有必要召集一些了解无锡掌故、胜迹的学者，奉献一些妙文名篇。虽说比不上郑逸梅老先生，但总能帮助我们对过去的无锡有所发现。这确实是一桩有趣的事，又可帮助改版的《无锡新周刊》找到一些作者和一批读者，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故建议在《无锡新周刊》上专设一个栏目，名为“发现无锡”，定期刊发此类文字，然后再结集出版，由对此方面颇有兴趣的吴炯来担当栏目的编辑记者。

即将出炉的《发现无锡》共分四个篇章：甲编“其人往事”、乙编“井垣忆旧”、丙编“岁月佚闻”、丁编“遗珍新语”。其中，华钰麟和吴炯这一老一少的文字充占了不少篇幅，实属不易。特别是华钰麟老先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凭着他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不顾年迈之躯，砚耕不止，精品叠出。不仅如此，无锡广播、电视的编辑记者们闻之，又纷纷邀请老人在“麦克风”前、荧屏之上向无锡的受众和粉丝娓娓道来，为大家所喜闻乐见。吴炯同志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作，他不仅不厌其烦地上门向华钰麟等作者约稿讨教，同时，自己也旁搜远绍写出了不少生动的文字，为广大读者所肯定，也为“发现无锡”栏目的成功，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和辛劳。在此，我作为“发现无锡”栏目的发起人和本书的主编，确实要感谢本书各篇作者的辛勤耕耘，也要感谢《无锡新周刊》记者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更要感谢关心《无锡新周刊》和“发现无锡”栏目的热心读者。由于时间、篇幅等原因，本书编辑工作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

《发现无锡》旨在挖掘过去无锡的逸事珍闻。这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生命年轮印记，是与这座城市同命运共呼吸的百姓的生活轨迹。发现过去是为了美好的将来，《发现无锡》一书的出版，期望在读者中引起新的波澜，让无锡这样一座历史名城的过去被不断地发现。

严克勤

2010年8月

目录

甲编 其人往事

2	叶蔚如:1949年的广播人 / 吴炯
5	六十年前的第一代播音员 / 吴炯
9	无锡电视之光 / 吴炯
12	阁楼上的绝密档案 / 顾沛霖
15	杜万泰与洋务军工厂 / 吴炯
19	无锡国专忆旧:朱文熊 / 刘桂秋
22	无锡画坛闻见录 / 王梅青
27	1982年的金秋(上) / 吴炯
30	1982年的金秋(下) / 吴炯
33	无锡当年的篮球运动 / 华钰麟
36	老相机里的三十年 / 吴炯
39	周舜卿、曹禺与“无锡文联” / 许墨林
42	李正与无锡新园林 / 吴炯
46	我们的六个国庆节 / 吴炯
49	从芒种到杨国新的插秧机 / 吴炯
52	那天,梅兰芳来锡演出 / 费逵
55	孟小冬与无锡杨氏 / 朱树新
58	米价大战定乾坤 / 吴炯
62	“清芬精舍”韵香其人 / 章振华
65	六十二年前的绑票大案 / 费逵
68	惠山祠堂的世纪祠丁 / 吴炯
72	四十年前的大迁移 / 孙致刚

76	无锡城解放之际 / 华钰麟
83	那些珍贵的影像 / 吴炯
85	无锡“艺兰”，扬扬其香 / 吴炯
88	无锡古琴，吴声天韵 / 吴炯
93	50 年里的 5 个春节 / 华钰麟
96	西神印人轶事 / 吴炯
99	我含泪吃下那一盆皮蛋 / 邹鹏
102	“小红花”的岁月 / 吴炯
107	新华照相馆的前尘影事 / 吴炯
110	薛震祥与国内第一台消防车 / 杨东红
114	柴米油盐一本账 / 张余忠
117	章太炎无锡讲学记 / 刘桂秋
121	“编辑姚德云”与《周末生活》/ 吴炯
125	王静宇亲历开国大阅兵 / 吴炯

乙编 井垣忆旧

130	“上马石”上“少宰第”/ 孙世元
134	从大娄巷到槐树巷 / 孙致刚
138	朝秦巷，夜陡门 / 顾海伦
140	从中山路到太湖大道 / 吴炯
144	帝王将相黄埠墩 / 费逵 吴炯
147	房子的故事 / 吴炯
150	父亲为我指点无锡县学 / 谈福兴
154	黄泥头沉浮录 / 吴炯
157	火车站的故事 / 吴炯
161	无锡旧石牌坊撷趣 / 华钰麟
166	“嵇三阁老”大牌坊的下落 / 华钰麟 吴炯
169	看电影的岁月 / 韩玲
171	留芳声巷 30 号及其他 / 孙致刚
174	重阳说糕团：陆聚兴、北芳斋 / 许继琮
177	民丰村的“天方夜谭”/ 陈冰楚
180	那年头的暑假往事 / 吴炯

- 184 那些不是广场的广场 / 吴炯
 187 奶奶的婚礼和一条街的命运 / 过旭明
 190 哦,东大街 / 何雪白
 193 人民路忆旧 / 朱骏
 197 蜀山南街一瞬 / 黑陶
 200 我的阁楼及其他 / 章吉
 202 无锡茶馆店忆旧 / 诵兆
 206 吴桥,英勇抗敌的战场 / 华钰麟
 210 中山路,1938/ 杨世奎 华钰麟
 215 西水墩·棚下街 136 号 / 朱红
 218 “锡山惠山紧相靠” / 吴炯
 221 锡山喷泉与“马复兴”清真教门馆 / 华钰麟
 223 燕语巡塘 / 吴炯
 226 郁达夫的无锡行 / 吴炯
 229 中国饭店一度曾是我的家 / 丁凤来
 232 我们的邮电往事 / 吴炯

丙编 岁月佚闻

- 236 皇亭小吃忆旧 / 华钰麟
 239 杨庆和·无锡黄金故事 / 吴炯
 242 1940 年那场暴雨 / 华钰麟
 244 八月半,走三桥 / 华钰麟
 247 北门外的老店趣闻 / 胡明初 华钰麟
 250 冬至团子·猫捉老虫·大肉面 / 华钰麟
 253 端午忆旧 / 华钰麟
 257 旧时的惠山庙会 / 龚近贤
 259 谁是“弗出会格大老爷”? / 华钰麟
 262 老电影中出现的无锡外景 / 胡明初
 265 无锡“老克勒”和上海老歌 / 华钰麟
 268 老书场趣事一箩筐 / 华钰麟 吴炯
 272 无锡老影院春秋 / 华钰麟 吴炯
 275 六十年前,卤菜飘香 / 华钰麟

- 278 民国无锡名中医轶事/华钰麟
 281 那些关于立春的事/华钰麟 吴炯
 284 肉骨头轶事/吴炯
 288 蓉湖楼茶会/华钰麟
 290 三十年代的名流花会/华钰麟
 294 三月三,大蒜炒马兰/吴炯
 297 神庙戏台唱好戏/谈景清 华钰麟
 300 大树的记忆/吴炯
 304 太湖书市,我们的读书往事/吴炯
 308 我所了解的“瞎子阿炳”十个谜/华钰麟
 314 D·D·S 舞场及其他/华钰麟
 318 无锡的老戏院/华钰麟
 321 从吴桥“艳史”到百桥会/吴炯
 324 五老峰的第五次下落/吴炯
 327 专诸老烧鱼——锡帮菜/华钰麟
 331 锡山宝塔有几只? /吴炯
 334 喜神的故事/华钰麟 吴炯
 338 游惠山的“酥糯香甜”/华钰麟
 340 游山船浜与无锡船菜/华钰麟
 343 在三万昌茶社/吴炯

丁编 遗珍新语

- 347 尘封的“潜庐”往事 / 吴炯
 352 城南雨巷南下塘 / 吴炯
 356 从三清殿到无锡县立图书馆 / 吴炯
 359 荡口“老义庄”探秘 / 吴炯
 363 荡口三公祠三思 / 吴炯
 366 乾隆皇帝到无锡 / 吴炯
 370 鸿山越墓疑云 / 吴炯
 375 后宅泰伯大坊桥 / 吴炯
 378 灰烬中的珠光:许舍里 / 吴炯
 381 瞿秋白“冷落江溪桥” / 吴炯

384	永兴寺里徐来桥 / 吴炯
387	小巷深处藏“名家” / 杨东红
390	那些改朝换代的记忆 / 吴炯
393	“齐张交战”无锡守城始末 / 吴炯
399	漂来无锡的明代朝鲜人 / 吴炯
403	千年古村黄土塘 / 吴炯
406	郁家大宅的四维时空 / 吴炯
411	三里桥畔天主堂 / 吴炯
415	石塘湾·司马墩·李金镛 / 吴炯
418	千年古刹净慧寺 / 吴炯
423	谁是耀威大将军? / 吴炯
426	水弄堂里水仙庙 / 张余忠 吴炯
431	探寻“云林”遗踪 / 吴炯
435	从若冰洞到白云洞 / 吴炯
438	无锡“石头记” / 吴炯
443	“吾马既同”安国墓 / 吴炯
447	许舍山·“棟城”·尧歌里 / 吴炯
450	永泰,无锡丝绸之路 / 吴炯
454	1972·3,五彩无锡 / 吴炯
460	华夏第一公园证明 / 吴炯
464	小娄巷的大字典 / 吴炯
468	编辑后记

「甲编」

其人往事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熟悉的声音通常是养成收听习惯后辨认的。对于听惯了有线广播的人来讲,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和节目,就是回到了家,就是每天的享受。1949年,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成立,1955年,有线广播走入千家万户,对这些,叶蔚如如数家珍,他还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他在电台口播解放军进军令的情形。

叶蔚如:1949年的广播人

■ 文/吴炯

六十年前无锡的天空,有过许多商业电台的电波,要收听这些电台需要有收音机。但那时,这是富人才能拥有的高档货,买不起的人就做起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来听。但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无锡人最亲密的收听工具并不是这些,而是有线广播。

一个四方的小木盒,挂在墙壁高处,中间是一个圆布罩着的喇叭,长长的拉线开关,拉一下,声音很轻,第二下,声音正好,第三下,声音很响,再拉一下,喇叭关掉了。

这就是当年有线广播小喇叭的收听方法。在那些年月,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音响和其它娱乐工具,所有的娱乐节目和新闻消息都依靠这只小喇叭,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今年80岁的叶蔚如老先生,就是组建无锡有线广播的老广播站长。从18岁起,他就和广播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见证了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成立。

1947年夏,年轻的叶蔚如考上了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专业是电化教育。当时的教育学院在社桥,校内有一个实验电台,为了合法化,学校向省政府申请了执照,这便是“无锡广播电台”,呼号是BBC2。

叶蔚如说,教育学院的“无锡广播电台”没有多少经费,所有的经费来源依靠广告。电台还向社会招聘播音小姐,有的播音小姐有商界的关系,如果能将广告带来,还能为电台增加收入。当时聘来的播音小姐都是有从业经验的,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播音方式是口播和放唱片,播音小姐还主持电话点播。在当时,商业广告流行用上海话播音,而叶蔚如能讲上海话,因此也成



叶蔚如(吴炯/摄)

为播音员,用上海话播放广告。

时年20岁的叶蔚如就在这个电台担任答复听众来信和商情的播音。最初参与这个“无锡广播电台”的同学有好几个,后来由于叶蔚如工作较为出色,老师对他十分信任。1949年解放前夕,叶蔚如接到老师的任务,去购买这样那样的材料,聪明的叶蔚如知道,这样的时局下还去购买材料意味着什么,他心中有数,老师肯定和中共地下党有一定关联,何况在老师的谈话中他也听出了某种倾向。就这样,教育学院的电台迎了解放军。

1949年4月24日早上,无锡老百姓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城。那一天的情形,叶蔚如还清晰地记着——没有人在街头奔走相告“解放了”,城里相当平静,偶尔能听到一两声枪声。这天,几位解放军来到社桥教育学院内的草堆里休息了一会。这些从北方解放区来的娃娃兵还给学生们的作政治宣传,叶蔚如记得,当时有个士兵对学生说“国民党把冈村和宁次放掉了”,竟把冈村宁次当作了两个人,闹了笑话。

当时的这个电台,房间只有十来平方,墙上拉起幕布权当吸音设备,喇叭也曾反过来当过话筒用。解放军进城后的日子里,叶蔚如依旧在广播中用上海话以答复听众来信的方式告诉在上海的无锡亲友,告诉他们在无锡的亲友很平安,社会很安定。当时的上海还围城不下,人心不宁,当从电波中听到“收到某人的来信,告诉某人他无锡家里很好,不用挂念”的声音后,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这时的教育电台,已经不再掩饰它的政治倾向了。叶蔚如就曾在那些天里播过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命令。

几个月后的9月1日,经中共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署批准,在原教育电台的基础上,成立了无锡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新生

的电台,以《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为开始曲,以《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为终了曲,仍在社桥的教育学院内播音。

1个旧话筒、2个电唱机转盘、195张唱片,加上1台旧钢琴和1台用来收转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节目的五管收音机和机房内



社桥教育学院旧址

1台150W的发射机,就是新电台的全部家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作了实况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新中国建立的喜讯通过电波传向全中国,同时传到了无锡的千家万户。

其实,从30年代起,廉价的矿石收音机就是许多平民的收音工具。直到1959年,制作矿石机仍然是中小学生的爱好。矿石机的原理很有趣,用一块氧化矿石,两头接好,加一个谐振线圈,再用吸铁石前加个铁片做一个“舌簧喇叭”就能收音,虽然声音很小,但不用电。叶蔚如说,那时的天空很平静,电台很少,有什么电台就能清晰地捕捉到。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就在屋顶上到处都是简易天线的无锡上空开始了播音。

1955年,已经回到无锡的叶蔚如调到了广播事业管理局的有线科,参与了有线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

答听众問

1.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要办哪些手續?
申請安裝有線廣播喇叭,可到中山路77号无錫市廣播站辦理登記手續,也可打電話登記(電話號碼:2841)。
 2. 安裝有線廣播喇叭需要多少費用?
居民听戶一般需要四元左右(其中安裝費一元,材料費約一元,預付三個月收听費一元八角);喇叭由廣播站供給借用,不收費用;室外線在二十公尺以內不收費,超過二十公尺按實計算。
- 集体单位,安裝費、材料費、室外線收費办法与居民听戶相同,收听費每月一元,喇叭应自备,广播站出售每套十元到十三元。

有线广播安装广告



有线广播喇叭

广播的筹建。大办有线广播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收听面,宣传党的政策,无锡的有线广播办得非常成功。

最早听到有线广播试播的,是五里新村的50户居民,时间是在1954年的10月。到了1955年12月12日,无锡有线广播正式播音,申新三厂的夹城里工人居住区185户居民成为第一批有线广播的听众,他们的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有线广播从此进入了千家万户。但是在1960年2月6日出版的“无锡广播”节目报上,我们仍然看到了一栏如何制作矿石收音机的问答,可见当时听广播是如何

吸引人。到了1964年,安装有线广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何能申请安装有线广播成为市民关心的话题。那时候,安装有线广播总共需要4元钱左右,其中包括三个月的收听费共1元8角,而小喇叭则是无偿租用的,不用花钱买。

由于无锡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较早的收听习惯,推广有线广播一开始就实行了有偿收费收听,让收费站住了脚。最早的每月收听费是3角,后来又到过6角和4角,这相当于二两小笼馒头的钱,换来了一个月的文艺节目和新闻消息。

安装有线广播后,几乎家家户户墙头出现了一个方方的小喇叭,叶蔚如老先生回忆说,最早的广播喇叭是可以随意调音量的,和收音机一样,后来由于成本过高,才改为三级音量的拉线开关。

大概在60年代初,有线广播基本覆盖了无锡市区。

那时的有线广播节目和无线电台的节目是完全一致的,每个人都关注当天的天气预报,听听南门水位、听听多云到晴,也关注“中央台各地电台联播节目”,关注新闻和报纸摘要,了解国家大事。音乐、戏曲、评弹和电影剪辑成为一家人娱乐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事关每家每户的大事,如推行粮票、政治动员大会等等,也是通过有线广播通知到每家每户,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

如今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前,无锡人民广播电台仍保留有上海话和无锡话播音的节目,那时,播音员管弦(管庆惠)和陶中行两人是人们熟悉的名播音。

困难的岁月养成的习惯总是不容易改变,叶蔚如说,90年代初,有线广播的听众已经越来越少,旧线路也已经不行了,于是逐步拆除了有线广播的线路,而老听众还不乐意了,甚至去市委反映这一问题。另一

些搬到新小区的老听众，仍然打听如何在新房子里安装有线喇叭，有线广播，已让有年纪的他们恋恋不舍。

从1949年起，到1989年退休，在无锡广播史上，叶蔚如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见证人和功臣。



1949年5月，两位二十出头就投身革命的女学生，从苏北解放区随军来到无锡，领导交给她们的任务是接管旧电台，建设新电台。简陋的播音室甚至没有隔音设备、交伙食费要自己扛着面粉步行到城外……当“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在无锡上空飘扬时，她们的青春与无锡电台的诞生联系到了一起。

六十年前的第一代播音员

■ 文/吴炯

同龄人“找党”投奔解放区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国

民党政府，无锡随即解放。当大军不断南下时，作为第三梯队的文职人员在5月份便从苏北渡江南下，主要工作就是接管江南的新闻单位，年仅22岁的吴垠和万冰就在其中。

万冰回忆到，当时大城市最需要人手，好多人去了上海，只有少数人留在无锡。从苏北到无锡，他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当时解放军没有空军，一路上还时不时有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来轰炸，并用机枪对解放军扫射，领导决定晚上行军，白天睡觉。

和万冰一同到无锡的吴垠是上海一位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的进步青年，曾经到处寻找党组织。她怎么也想不到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的二表姐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有一次，她向二表姐抱怨自己为了找党组织，从南方找到北京一直没有找到，二表姐见她这么进步，就对她说“我来帮你想办法”。不久，二表姐通知吴垠立即准备化装去解放区。

吴垠当时非常高兴，当年二十一岁的她，平时穿的是漂亮的旗袍，手上戴有手表，为了化装，她偷偷问家里的佣人阿姨借了衣服，到别人家里把头发剪短，穿上保姆的衣服和布鞋。吴垠说，当时所有的事全部瞒着家里，父母一点不知道，不然就走不了了。原来，吴垠的家境十分优裕，父亲是国民党的警察局长，外祖父是国民政府的高官。

就这样，1948年的秋天，吴垠化装后和其他人在一个交通员的带领下出发了。吴垠和其中一个男的扮作夫妇，预先说好是去看外公外婆的。她表姐和另一个扮作姐妹，还有的扮作叔叔和侄女。三拨人相互看得见，装作不认识。他们在上海北站乘火车，吴垠则在镇江下车，坐黄包车再坐船进入游击区。然后交通员把大家交给了游击



无锡人民广播电台建台一周年合影中的万冰(左)与吴垚(右)



2009年9月万冰(左)与吴垚(右)合影。(吴炯/摄)

队员。为了不引起怀疑,大家放弃了所有和身份不符的东西,吴垚把钢笔、手表都留在了上海,只带了少量的钱。然后,他们都改了名字。

万冰本是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学生,1947年发生“五·二〇”血案后,她因参加学潮抗议暴行被学院开除。被开除后万冰到了上海,她通过在苏州的同学和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1949年元旦一过,万冰就来到了解放区,也结识了同龄人吴垚,她们同在淮安板闸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就读。万冰回忆说,在1948年下半年到1949

年初,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去的学生很多,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

接管旧电台,一顿丰盛的午餐

解放在即,在苏北解放区她们接受了南下前的培训,1949年的5月份,她们就来到了无锡。当时,吴垚和万冰曾住在惠山寺竹炉山房的大殿内。刚解放的无锡城,宣传的任务很多,她们还曾在城中公园里演过《王贵与李香香》。不久,她们来到了新成立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吴垚在教育科,万冰在校报《新记者》。

7月中旬的一天,她们接到上级通知,要她们立即接管无锡广播电台。她们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来到城中侍郎中巷(今梁溪饭店三号楼)的宣传部报到,受到了领导的欢迎。

原来,她们要接管的电台就是城外社桥头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广播电台。解放前,它曾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无锡广播电台名义播音。这个电台的负责人就是学院的电化教育科主任陈汀声。陈汀声是一位进步人士,解放前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的学生马俊芳还曾为无锡地下党和游击队装配过发报机,抄收过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临近解放时,他们受地下党的委托,保护了电台全部设施,没有内迁重庆。因此,无锡解放的当天,他们就播放了朱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解放军“约法三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4月24日,他们又抢先一步广播了南京解放的消息,比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还要早。

当时军管会的陶白同志对原无锡电台的工作人员说,“今后广告不要播了,靡靡之音更不能播,就反复播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吧,等过几天我们要出报,到时你们就读报”。